

學林第五輯抽印本

外西域之古民族

岱
峯

外西域之古民族

岱 峯

一 西域史之新發展

“This book offers a summary of what is known as to the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history of the region between the Carpathians and the Caucasus.……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y of the Asiatic and European steppe has led me on occasion right across to Siberia, Turkestan and China without any feeling that I was trespassing beyond my borders.”

——E. H. Minns

此明斯氏(E. H. Minns)於其名著 *Seythians and Greeks* 一書序論中之言也。氏於討論塞西安人(Seythians)之古史時，不得不涉及中央亞細亞以東之西北利亞與中國。吾儕研究中國史者，亦有同感焉。蓋自遠古以來，吾中國歷史之發展，亦處處與現時中國版圖以外之諸民族有密切聯繫。而西域之地，尤為東西交通之要道，此地理環境有以使然也。

西域有廣狹二義。狹義的西域，僅指帕米爾(Pamir)以東新疆境內之塔里木河流域而言；廣義的西域，則包括帕米爾以西之地，可稱之為「大西域」。本文所述，則限於帕米爾以西之地，故稱之為「外西域」。

關於古代西域之語言與人種，近五十年來，經各國學者之研究，知其屬於印度歐羅巴(Indo-European)系。但至少自秦、漢以後，漢族勢力即已伸入西域。至於突厥族人之成為西域主要分子，則為唐代以後之事。

吾國正史，自同馬遷史記著錄大宛列傳，爲有系統的記載西域歷史之始，此後各史，往往仿之。然其內容，常詳於帕米爾以東，而忽於帕米爾以西。是故吾人欲求對外西域之歷史有較深刻之認識，則於中國史籍之外，更不得不求助於歐洲之古典（Classical）作家，波斯及阿剌伯記述暨近代考古學的收穫。

本文目的，即在根據西方新舊史料，追述漢代以前外西域古民族之概況。粗疏之病，必所難免，萬一能對史記及漢書記載塞外民族者有所補充，則深幸矣。

- ① 希臘 Minns 著 *S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特別談及第四章及第九章，頗多涉及中國史與西比例歷史。
- ② 希臘 謝爾田著 西域 文明史概論（即元芳譯）第一節及第二節，希臘 Annel Stein 著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尚待譯，改名斯坦四西域考古記）及中央 亞洲 史（東京 平凡社世界歷史大系第十卷）
- ③ 古時 西域 人民，主要語言已發現者有三種：（一）吐火羅（Tokharian）語，流行於龜茲及焉耆一帶；（二）和闐語（或稱東方 伊蘭語），流行於于闐一帶；（三）塞格底（Sogdian）語，流行於西域 遠及葱嶺以西。此三者又皆屬於印歐語系，又從音韻研究，亦證明其與印 伊 羅 人 種類，歐 亞 上之研究結果亦同。希臘 西域 文明史概論第三節。
- ④ 現代 勢力之伸入西域，素爲人所共知。關於討論秦 代勢力即已伸入西域 者，可參閱張 鳳 翔 著 中西交通史 材料編第一册四—五頁。又史記中亦有一帶 示 史 記 大宛 列 傳 記者，廣 利 征 大宛 時，曾「圍宛城，中新得秦 人，知穿 井」，而漢 書 李 廣 利 傳 記載同一事，則作「則宛城中新 得 秦 人，知穿 井」，我欲借多舉用史記文，而獨改「秦 人」爲「漢 人」，由此可以推知，當李 廣 利 征 大宛 之時，西域 一帶當爲中國 人之西 去者爲秦 人；其後國 代 勢力西 向發展，西域 建設秦 人爲漢 人，漢 國 四 之作 新 上之改 易，然則秦 時西域 風俗只有秦 人之稱，當漢 代秦 人已屬及西域 之結果 也。
- ⑤ 參閱西域 文明史概論第七至第十一節，希臘 四 西域 考古記第二章。
- ⑥ 但史記大宛 列 傳 中尚未有「西域」一名，西域 一辭之成立，始於漢 書。
- ⑦ 斯 坦 四 西域 考古記及西域 文明史概論皆爲近人討論西域 歷史發展之佳作，惜其所選，主要的限於葱嶺 以東。本文則將專論葱嶺 以西之西域 的古民族，以希臘 上卷二書重複，而於塔 摩 木 河 流 域，始從略。

二 史前時代之外西域

帕米爾 以西之外西域，就現代地理學觀念言之，即中央 亞 細 亞 之地是也。其東爲帕米爾 高原，南爲興都庫什（Hindu Kush）及阿富汗（Afghanistan）山地，西南爲伊爾高 高原（Plateau of Iran）及高加索（Caucasus）山，西與南 俄 羅斯 草原連接，北方有大森林，不適初民生活；動，東北則遙接蒙古 高原。

中央亞細亞之地，有「人類搖籃」之稱。一九〇四年，美人彭配雷氏 (Penckel) 及德人舒密脫氏 (Schmidt) 曾在中亞南部之安諾



(Anau) 村作考古學的發掘，結果推知當日安諾之古居民，已定居於村落，其住宅以日光曬成之磚建造。其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中心，主要穀物為大麥與小麥。彼等所食肉料，完全依賴狩獵所得（但並無武器發現）。在一甚長時間內，竟不知養家畜，直待定居於安諾若干世紀後，始識養犬、馬、牛、綿羊、豬等家畜。當安諾最早定居時，用器尚以燧石及石製者為主，但亦已知使用黃銅。安諾文明之最大特點，為陶器。當時彼等雖猶未知應用陶輪 (Potter's wheel)，然其陶器已甚精巧美觀，其上畫有幾何形圖案。

安諾文化，被分為四期，關於其時代，彭、舒二氏意見不一，為之折衷者有比克氏 (Becke)。

- 安諾一期：公元前八〇〇——六〇〇 (彭氏)
 公元前二〇〇以前 (舒氏)
- 安諾二期：公元前六〇〇——五二〇 (彭氏)
 (舒氏)
- 安諾三期：公元前三〇〇——二七五 (比氏)
 公元前五二〇——二二〇 (彭氏)
 公元前.....一〇〇 (舒氏)
- 安諾四期：約公元前五〇〇 (彭氏)
 公元前一四〇〇——一四〇〇 (比氏)
 公元前一〇〇〇——五〇〇 (舒氏)
 公元前一四〇〇——五〇〇 (比氏)

三說之中，彭氏過於誇大，舒氏僅以陶器為根據，失之太短，故以比氏之說為最受贊同。^⑤易言之，即安諾之定居，當始於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奧埃及暨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生活之開始同時。

關於安諾古代居民之語言，尙無所知。關於其種族，則就所發現之遺骨觀之，可知其屬於高加索種或白色人種 (Caucasoid or White Group of races) 而尤與白入中之地中海人種 (Mediterranean race) 近似。^⑥

此安諾文明，與發生於俄羅斯西南部及羅馬尼亞北部之古代屈列波利 (Tripolye) 文化，極為相似，其間必有聯繫。^⑦

而近年安特生氏 (J. G. Anderson) 在吾國所發現之仰韶文化，其陶器據研究之結果，頗與安諾相似。^⑧加之古代中國早已發展成為農業社會，其主要穀物為小麥、稷及大麥，然此三者之最早種植，大約皆起源於近東 (Near East)。因此之故，吾人或可相信外西域之地，在史前時代即已與中國有接觸及交通。吾國學者，雖多反對中國民族外來之說，^⑨然民族之起源問題為一事，文化刺激力 (culture stimuli) 之傳播又為一事，兩者初不必混為一談也。

務農而定居之安諾文化，其中心勢力，當在中央亞細亞南部之地。至於當時中央亞細亞北部之人民，則其生活頗有異於安諾者，蓋彼等為遷徙無恆勇猛好鬪之游牧人民也。

此等游牧人民，分佈於中亞北部及俄羅斯南部一帶。^⑩彼等之屍體，常塗以濃厚之赭石。吾人即自此等「紅赭石古墓」 (Red Ochre Graves) 中發現若干遺骨，大多數身高而長頭，其粗大之骨格，與現代北歐居民甚為相似，故知彼等當亦屬白種之諾的克 (Nordic) 型。^⑪而彼等之語言，則雅利安系之語言也。^⑫

此等雅利安系之北方游牧人，其起源尙未能確知，但多數學者，相信彼等為中亞之所產，遠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時，彼等即已居於中亞北部一帶。^⑬蓋運於中亞南部安諾文化之開始約一千年也。^⑭

此等史前時代之中亞北部雅利安游牧人，亦知有農業與陶器，其用具最初亦為石器，後漸進而為銅器；但因彼等之生活，遷徙無恆，遂不得不大部分依賴家畜動物以供食料，並供運輸之用，而與馬之關係為尤密切。^⑮

自公元前二〇〇〇至一〇〇〇年間，中亞北部之雅利安游牧人民，大舉向外遷移，其起因或由於氣候變化所致。惟中亞北部更北之地，為

大森林，不適於初民活動，故所受影響較少。

向西方，彼等曾普遍侵入南俄大草原之各地。^{①②}

向南方，彼等於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占領整個中亞南部之地，而將該地原有之人民加以消滅或併吞，使之完全趨於雅利安化。彼等之勢力中心，建立於興都庫什山北之巴克特里亞 (Bactria) 卽後世之大夏是也。既而彼等更自巴克特里亞越興都庫什山南進，於公元前九世紀時占領伊爾高草原之地，卽後來建立米底帝國 (Median Empire) 之米底人 (Midi or Medes) 及建立波斯帝國 (Persian Empire) 之波斯人 (Parthians or Persians) 是也。^{③④} 另有一支，於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侵入印度，征服原來之土著達羅毗荼人 (Dravidians)，而使印度亦化於雅利安。^{⑤⑥}

而吾人尤應注意者，卽此等雅利安人，曾向東方侵入新疆境內，蓋亦在此時焉。^⑦

是故吾人可知，遠在史前時代，外西域之地，卽已與中國有所聯繫。中亞南部之安諾古文化既有與仰韶文化相似之跡，而新疆之地，又曾受雅利安人入侵之影響焉。

① 參閱 E. von Hieckstadt 著 *Rassenkunde und Rassen-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pp. 100 f.

② 參閱 R. Pampelly 著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③ 參閱 H. Peake and H. J. Fleure 著 *Peasants and Pottery*, p. 116.

④ 參閱 Pampelly, op. cit., p. 440 及 G. E. Smith 著 *Human History*, p. 182.

⑤ 參閱 V. G. Childe 著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p. 192 f. 及 Peake 著 *Priests and Kings*, p. 168 及 J. L. Myers, "Ethnology and Primitive Culture of the Neaper East," in E. Eyre, *European Civilization*, I, p. 119.

⑥ 參閱安特生氏著中華遠古之文化，甘肅考古記及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又 T. J. Arne 著 *F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Honan*; H. Schmidt 著 "Prehistorisches aus Ostasie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O. Franke 著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 44 f.

⑦ 參閱羅佩林氏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余英梓氏中國民族及文化之由來（東方雜誌廿六卷廿四期）。

⑧ 參閱 Peake and Fleure 著 *Steppe and Sown*, pp. 20 f.; J. H. Breasted 著 *Ancient Times*, pp. 171 f.

⑨ 參閱 Childe 著 *The Aryans*, p. 183; Minns 著 *Sythians and Greeks*, p. 146。但吾人於此應注意者，世間任何種族皆無純粹的血統，此等話的克型之北方

游牧人在甚古之時，蓋即已與其四鄰之異族雜處。

- ① 參閱 *The Aryans*, p. 158. *Peasants and Pottery*, p. 194.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 84.
- ② 參閱 Albert 著 *Sud-Russland*, p. 52.
- ③ 參閱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p. 153. *Sud-Russland*, p. 51.
- ④ 參閱 *The Aryans*, p. 83.
- ⑤ 參閱 *Sud-Russland*, p. 57.
- ⑥ 參閱 G. G. Cameron 著 *History of Early Iran*.
- ⑦ 參閱 V. A. Smith 著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pp. 7 E.
- ⑧ 參閱 *Steppe and Sown*, Chap. V.

三 外西域北部之古民族

如前所述，當史前時代，外西域（即中央亞細亞）之地，其北部人民與南部人民之歷史發展，即有不同之處。此種情形，當迨入有史時代後，仍繼續存在。故吾人特分別敘述之。

自公元前第七世紀後，外西域開始進入有史時代，蓋除考古學的證據以外，又開始有文獻上之記載為之補充。是時希臘人之殖民於黑海北岸者，與中亞大草原之人民接觸既多，相知漸深，吾人幸能從之獲得相當豐富之知識。

其時中亞北部之人民，部族林立，其主要者有：

(A) 居於俄羅斯南部之塞西安人 (Seythians)

(B) 居於中亞北部偏西之馬薩該達人 (Massagetae)

奄蔡人 (Aorsi) ①

阿蘭那人 (Alani) ②

(C) 居於中亞北部偏東之塞種人 (Sakas) ③

康居人 (Kangarui)

實則塞西安人中，包有甚多之部族，塞西安其綜合之名稱也。而馬薩該達人、奄蔡人、阿蘭那人、塞種人及康居人，則又往往被綜合稱之爲薩爾馬希安人 (Sarmatians)。^⑤ 簡言之，即西部之游牧人（在俄羅斯南部者），可統稱爲塞西安；而東部之游牧人（在中亞北部者），可統稱爲薩爾馬希安人。

當公元前第七世紀以前，塞西安人大約本亦居於中亞北部之地，因受薩爾馬希安人之壓逼，始於此時西遷，逐去更早之西米里安人 (Oimmerians)，而占據南俄草原地帶。^⑥ 彼等之小部分，更曾向西侵入現時羅馬尼亞及匈牙利之地，又有一小部分曾向南侵入亞米尼亞 (Armenia) 及米底亞 (Media)；然其主要部族，則留居南俄。自公元前第七世紀至第五世紀，此塞西安帝國之中心，建立於南俄羅斯東部頓河 (Don R.) 一帶。但彼等仍續受來自東方之壓逼，不得不時時西移。據考古學所得證據而觀，則當公元前第四及第三世紀時，塞西安之朝廷已移至克里米亞 (Crimea) 以北及西北。

塞西安帝國之武力頗爲強大，曾於公元前第六世紀之末葉擊敗波斯名王大流士 (Darius)；又曾與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發生衝突，而亞歷山大竟不能取勝。同時黑海北岸諸希臘殖民地，亦被逼納重金於塞西安；如此，又使希臘之文化及商業得與塞西安溝通。然塞西安人雖能與波斯、希臘爲敵，竟不敵薩爾馬希安人。至公元前第二及第一世紀時（即當張騫奉漢武帝命積極交通西域之際），塞西安人卒因薩爾馬希安人更進一步西侵而告崩潰。^⑦ 自是薩爾馬希安人遂統有中亞北部及南俄之地。



至於薩爾馬希安諸部族之內部情形，則：

(A) 其中亞北部偏西一帶者，於公元前第六至第二世紀時，以馬薩該達人之勢力為最強；於公元前第二至公元後第一世紀時，以奄蔡人之勢力為最強；自公元第一世紀後，以阿蘭那人為強盛。

(B) 其中亞北部偏東一帶者，康居人之地位甚少變動。惟塞種人則於公元前一七二至一六〇年間為大月氏所征服；當公元前一九二至一九九年間，大月氏又為烏孫所逐，移入大夏，而塞種故地即伊犁河一帶，遂受烏孫之統治。大月氏與烏孫本居甘肅境內，蓋因受匈奴壓逼而西遷。此等史跡之發展，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西域傳皆有詳細記載，於此不復贅述。惟吾人值得注意者，厥為大月氏及烏孫之西侵塞種，適與薩爾馬希安人之西侵塞西安人同時，其間似不無影響或因果關係。易言之，即匈奴人以壓力加諸大月氏人及烏孫人，大月氏人及烏孫人又以壓力加諸薩爾馬希安人，^①薩爾馬希安人更轉嫁之於塞西安人，其間似頗顯明可見。

至於大月氏人及烏孫人之種族問題，則據西方學者近年研究結果，謂亦屬印度歐羅巴語系之民族。^②

① 關於證實 Aorsi 即中國史籍中之奄蔡，可參閱 Gutschmid 著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ciden*, p. 69; Hirth 著 "Mr. Kingmill and the Hingg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XXX (1909), p. 37. 按史記正義云：「漢書解詁云奄蔡，即圖蘇也。」圖蘇之行蓋與 Aorsi 為尤近云。

② 此處譯 Alani 為阿蘭那，從 Scythians and Greeks 尚未附圖。按後漢書西域傳：「奄蔡國，改名阿蘭那國。」即此也。

③ 塞種人所居舊地在藥殺木 (Jaxartes E.) 以北之區域，包括伊犁河流域及天山北麓。

④ 康居人所居，更在塞種之北。

⑤ 當時新疆境內之主要居民，當亦屬薩爾馬希安部族。

⑥ 關於塞西安人之主要史料，在考古學方面，有 Scythians and Greeks 在希臘古典作家方面，則有希羅多德 (Herodotus) 之 *Historiae*，特別該書第四卷記述最多。此外如 Hippocrates, Justin, Diodorus Siculus, Strabo, Polybius, Pliny, Ptolemy, Josephus, Ammianus Marcellinus, Aelian, Pausanias, Ovid, Aeschylus 等著作中，亦間有涉及。

⑦ 參閱 Diodorus Siculus 著 *Bibliotheca Historica*, 2, 48; Polybius 著 *Historiae*, 29, 9; Kretschmer 著 "Sarmatae," *Paulys Wissowa Real-encyclopaedie des Classischen Altertums*.

⑧ 參閱桑原寬藏著 *張騫西域考* (楊鍾健譯)

⑨ 塞種人受大月氏攻擊後，雖南下另建國於印度西北部，然當時其附近之其他薩爾馬希安人，亦不能不受影響。

四 外西域南部之古民族

當塞西安人及薩爾馬希安人活動於中央亞細亞北部及俄羅斯南部之同時，中央亞細亞南部之地，其主人翁爲克華拉斯米安 (Khwarezmians) 索格底 (Sogdians) 及巴克特里 (Bactrians) 諸族。其中巴克特里人尤占重要，此卽後世中國史籍中之大夏也。

巴克特里位於帕米爾正西之鴉水 (Oxus R.) 流域，索格底則稍在其北。關於巴克特里之古史，吾人甚鮮確實之知識；但據波斯記載，^①則在公元前第六世紀以前，巴克特里卽已成爲一大帝國，其首都建立於巴克 (Balkh) 其國王之一名曰維舒塔斯巴 (Vishitapa) 者，且曾對歐之祖左羅亞斯脫 (Zoroaster) 加以庇護。^②

然而巴克特里人之處境，有異於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者。塞西安人及薩爾馬希安人，位於中亞北部窮荒之地，故能保持獨立，不易受重大之外來侵犯。巴克特里人則不然，彼等所居之地，與美索不達米亞及伊蘭高原爲鄰，美索不達米亞及伊蘭高原爲古代文明之中心，若干大帝國先後建立於此，故巴克特里遂不能不受其影響，數遭異民族之征服。

先是雅利安種之米底人及波斯人，當史前時代卽已入居伊蘭高原，吾人前曾述及其後彼等更向西發展，侵入美索不達米亞。公元前第七世紀末年，米底人滅亞述帝國 (Assyrian Empire)，自建米底帝國。^③波斯人與米底人同種族，初亦臣屬米底，既而波斯大王賽拉士 (Cyrus 公元前五五八——五二八) 在位，滅米底帝國而建波斯帝國，卽契亞門尼特王朝 (Achaemenid Empire) 是也。

賽拉士武功卓著，征服小亞細亞及美索不達米亞，更使中央亞細亞南部之地，遂降伏巴克特里、索格底及克華拉斯米安諸族，並築城於藥殺水 (Jaxartes R.) 上。^④以防範北方之薩爾馬希安人。其後賽拉士卒，因與薩爾馬希安族之馬薩該人作戰陣歿。^⑤然當賽拉士之子康裴西斯 (Cambyses 公元前五二八——五一二) 在位時，巴克特里仍服屬波斯帝國。康裴西斯擊馬死後，波斯內亂，巴克特里乘機宣布獨立。然次年波斯名王大流士 (Darius the Great 公元前五二二——四八五) 卽位，復征服巴克特里、索格底及克華拉斯米安三省。^⑥此後契亞門尼特王朝波斯帝國之石碑，其上記載波斯帝國諸行省 (Satrapies) 之劃分，其中卽有巴克特里、索格底及克華拉斯米安三省。^⑦

世，中亞南部之地，皆包括於波斯版圖之內。

公元第四世紀末年，亞歷山大大帝崛起，彼於公元前三三〇年率精兵四萬人東征，兵雖精而人數不多。帝臨行時，嘗抱破釜沈舟之志，預以其財產分配於親友，曰：「余所有者，僅『希望』耳。」於是時波斯勢已衰，其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懦弱無能，竟不敵亞歷山大。公元前三三〇年，大流士三世兵敗，逃入巴克特里，求庇於巴克特里之總督貝蘇士（Besus）。是時貝蘇士已懷異志，毀傷大流士三世而棄之，為希臘軍所獲，飲之以水，遂崩。亞歷山大親以紫袍掩之，於是亞契門尼特朝之波斯帝國亡。貝蘇士乃自建王國於巴克特里。亞歷山大怒其跋扈，遂於公元前三二九年率兵北征，越興都庫什山侵入巴克特里，克其首都巴克城；貝蘇士渡鴉水道入索格底，盡焚所有舟楫以阻希臘軍。亞歷山大乃以革袋中實蘆葦，渡其士卒，遂入索格底。索格底人大驚，急縛貝蘇士以獻。亞歷山大乘戰勝之餘威，占領索格底首都馬拉康達（Maracanda），即今日之薩馬兒罕（Samarkand）是也。更建一新城於藥殺水旁，稱之為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帝又渡藥殺水，擊潰塞種之游牧人，惟旋即返索格底。公元前三二八年，帝遇巴克特里之貴族女子羅克珊（Roxane），愛而納之。亞歷山大僅有一子，即羅克珊所出。

亞歷山大之征服巴克特里，實具重大意義。當時無數之希臘移民，入居此區，希臘文化，遂廣被於中亞。公元前三二七年，亞歷山大離巴克特里南征印度，然後仍留步兵萬人騎兵三千人於此。公元前三二三年，亞歷山大崩，其部下諸將發生內爭。直至公元前三二二年，諸將之一名曰塞琉卡斯（Seleucus）者，遂占有敘利亞（Syria）、美索不達米亞及伊蘭高原之地，更進而征服巴克特里及索格底，建立一大帝國。當塞琉卡斯之孫安狄克斯二世（Antiochus II 公元前二六二—二四六）在位時，庸庸腐敗，內亂迭起。公元前二五六年，巴克特里之總督狄奧多德（Diodotus 或 Theodotus）遂宣布獨立，號稱「巴克特里千城大君」（Governor of the Thousand Cities of Bactria），自建巴克特里王國，即史記中之大夏是也。

其時大夏王國之版圖，除巴克特里外，並包括索格底及今阿富汗國大部分之土地。狄奧多德為希臘人，國內統治階級亦多希臘血統。故大夏之性質，幾完全希臘化。即就「千城大君」一名而觀，亦可見其政制實與希臘本土之城邦（City-state）十分相似。史記大宛列傳亦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城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可與西方史料比較而觀也。

大夏獨立後十年，即當公元前二四七年，有來自中亞之帕奈（Panna）族游牧人民^①，征服伊爾高原東部，使之脫離塞琉卡斯帝國，另建帕西安王國（Parthian Kingdom），其王名曰安息（Artabak），我國舊史遂以安息之名名其國焉。

此後塞琉卡斯帝國諸王，當公元前第三世紀之後半期，屢有東征之舉，圖恢復大夏及安息之地，但皆未能收預期之結果。^②

關於大夏及安息獨立建國後之史蹟，吾人所知亦較豐富。

大夏當公元前第二世紀之初，勢力甚為膨脹，其版圖所及，包括整個土耳其斯坦南部、阿富汗及印度北部之地。據 Strab. 之記載，大夏並曾征服 Seres 及 Pinynoi 兩地，或即在今新疆境內也。^③然不幸當大夏國王狄米屈列斯（Demetrius）進兵印度北境之際，其部將

幼克米鐵狄斯（Eucratides）建於公元前一七五年叛變，獨立於大夏本部。自此大夏分裂為二，其後更分裂為無數小邦，國勢大弱。^④

至於安息，則當公元前一七三至一三八年間，國王米奧里台脫一世（Mithradates I）在位，國勢大盛，不僅征服全部伊爾高原，且更收美索不達米亞為己有。於是塞琉卡斯帝國之領土，遂僅限於敘利亞一隅。其後羅馬帝國發展勢力於東方，安息遂成爲羅馬之勁敵焉。^⑤

① 參閱 Eiradun's Shah-Nama 及 Warner 著 The Shahnam of Eiradun, Vol. I-V

② 關於此一傳說，學者意見不一，加以支持者有 Daneker 及 Dhalla 諸氏；部分懷疑者，有 Noldike 及 Meyer 諸氏；完全反對者，有 Lehmann-Haupt 及 Herbel 諸氏。

③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一卷九五——一〇六節，又 G. Rawlinson 著 Five Ancient Oriental Monarchies, III, 831.

希臘人稱該城爲賽拉波里斯 (Cyropolis)

④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一卷一五三及一七七節，二〇一——二一四節。

⑤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三卷六七——八八節，又 Weissbach 著 Die Keilinschriften der A-homenden 三五——三九節。

⑥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三卷八九——九七節，又 Weissbach, op. cit. 第六節以下。

⑦ 當大流士死後，波斯王色克西斯（Xerxes）公元前四五——四六五（在位時，其軍隊中頗多中亞市部諸族人民，關於波斯帝國東部與中亞之關係，參閱 H. G. Rawlinson 著 Baetris, the 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p. 32; 及 H. Jacobson 著 Early History of Sogdiana, p. 31.

⑧ 此城即今日 Khujand 之地。

⑨ 參閱 Arrian 著 De Expeditione Alexandri, Curtius 著 De Rebus Gestis Alexandri Magni, Schwarz 著 Alexander des Grossen Feldzug in Turkestan.

- ④ 參閱 Justin 著 *Epitoma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Pompei Trogi* 及 *Diodorus Siculus* 著 *Bibliotheca Historica*。
 ⑤ 參閱 E. B. Devan 著 *The House of Seleucus*; Justin, op. cit.; Strabo 著 *Geographica*。
 ⑥ 帕奈族之起源，當在中央亞細亞北部，據古典作家所述，帕奈族爲大赫族 (Dahae) 之一分支，而大赫族又爲馬薩該達族之一分支，然則帕奈亦薩爾馬希安人也。
 ⑦ 參閱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p. 68—69。
 ⑧ 參閱 A. Herrmann *Liu-Tsun, China, Indien, und Rom im Lichte der Ausgrabungen am Lochnor*, p. 31。
 ⑨ 參閱 Rawlinson, op. cit.; Macdonald "Hellenic Kingdoms of Syria, Bactria, and Parthia,"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⑩ 參閱 Justin, op. cit.; Strabo, op. cit.; Diodorus Siculus, op. cit.; G. Rawlinson 著 *The Sixth Oriental Monarchy of Parthia*; *Eutropius* 著 *Breviarum Historiae Romanae*, 8, 3; Plutarch 著 "Orasmas" and "Anthony" in *Vitae Parthicae*。

五 張騫西征時外西域形勢總述

以上所陳，即張騫奉漢武帝命第一次西征時外西域之形勢也。茲更總述之如下。

其一，關於張騫第一次西征之時代，夏德氏 (Hirth) 所著 *Über Fremde Einf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第六七頁) 曾爲列一年表，桑原鴈藏氏加以補訂，可錄供吾人參考：^①

建元二年 (公元前一二九)	使大月氏
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 (一二九至一二九)	囚於匈奴十年餘
元光六年 (一二九)	抵大月氏
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 (一二九至一二八)	在大月氏大夏一年餘
元朔元年 (一二八) 之末	就歸途
元朔二年之初至三年 (一二七至一二六)	再囚於匈奴一年餘
元朔三年 (一二六) 之中頃	歸朝

其二，其時外西域之主要民族，全屬白種之印度歐羅巴人，其分布如下：

(A) 居於俄羅斯南部黑海附近之塞西安人，勢已就衰，開始崩潰。其地位爲自中亞北部向西移動之薩爾馬希安人所代。

(B) 居於中亞北部偏西一帶之薩爾馬希安種人中，馬薩達達業已就衰，奄蔡勢力強盛，河關那人猶未成爲重要勢力。

(C) 居於中亞北部偏東一帶之塞爾馬希安種人中，稍北爲康居，稍南爲塞種。

(D) 居於中亞南部偏東者，爲大夏。大夏之人民即古巴克特里人，其統治階級則希臘人也。

(E) 居於中亞南部偏西者，爲安息。其統治階級爲薩爾馬希安種之帕西安人，其人民則帕西安人與古波斯人之混合也。

但當公元前一七二至一六〇年間，本居甘肅西部之月氏人，因受匈奴壓逼西遷，侵入塞種所居之伊犁河流域地，是爲大月氏。月氏之西遷，爲引起張騫西征之一主要動機。蓋漢武帝欲因塞種聯合大月氏以共擊匈奴也。然常張騫於公元前一三九年至一二九年間因西行而被囚於匈奴時，本居甘肅中部之部族烏孫人，亦西遷而逐去大月氏，奪得伊犁河流域地；大月氏既被逐，乃南下而侵略大夏，是時大夏因內亂而削弱，遂爲大月氏所征服。

我國政治勢力之大規模侵入外西域，固爲漢代以後之事；但遠從史前時代以降，中國與中央亞細亞之間，即已有文化交流之跡象矣。①大約漢代以前外西域與中國間之交通，有二最可能之途徑：(一) 爲南道，即通過塔里木盆地及甘肅者。②(二) 爲北道，即通過準噶爾盆地及蒙古高原者。③南道之入中國，先達甘、陝；北道之入中國，往往經匈奴之媒介。④先達於晉，吾人執此觀念，以治漢代以前之中國文化史，則於若干「文化特徵」(culture traits) 產生之根源，或可增進不少了解也。

本文以下，將略述外西域諸古民族文化狀況。大概而論，中亞北部之「塞西安薩爾馬希安集團」，多帶「行國」色彩；中亞南部之「巴克特里大夏及波斯安息集團」，多帶「居國」色彩，故分別論述之。

① 見張騫西征考四三頁。

② 參見 G. F. Hulson 著 Europe and China & W. G. East 著 The Geography of Central Asia (特別八九兩章)。

③ 參閱西域文明史概論。

④ 參閱斯田因西成考古記附錄三俄國哥斯哥夫探險隊外蒙古發見紀略，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第四章。

⑤ 關於匈奴之沿革，可參閱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三東方昆夷傳疏考。

六 塞西安薩爾馬希安集團之文化

塞西安人與薩爾馬希安人，雖屢相攻戰，然彼等實爲同出一源之姊妹民族，其文化亦小異而大同。○鶻奴等之遺骨及波斯人、希臘人對彼等所作之畫像而觀，可知彼等鼻峯隆起，雙眼深藏，鬚鬣甚長，實屬於白種之諾的克型。○而其語言，則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尤特別與伊蘭語近似。

塞西安薩爾馬希安人最重要之文化特性，厥爲彼等與馬之特別密切的關係。馬之起源地，或即在中亞。然在史前時代極早之時，馬即已爲世界多處地方之人類所習知。東至中國，南至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西達歐洲，皆有馬之踪跡。然有二重要之點，即彼等對於馬之利用，僅限於「拉曳」，而不習「乘騎」。如希臘，當荷馬時代（Homeric times）即知有馬，但完全用以拉曳戰車。公元前第七世紀時，奧林匹亞競技（Olympic Games）中，已有騎馬競賽之舉，同時希臘軍隊中亦始有騎兵；然在此後若干世紀中，賽車仍遠較賽馬爲重要，而步兵亦遠較騎兵爲重要。直至公元前四世紀中，亞歷山大之軍隊中，方以騎兵占重要地位。羅馬之情形亦與此類似。

最早發明騎馬術者，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之人民也。○大約當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前，此等中亞北部之游牧民族，即開始實行馬背乘騎。此後騎馬之習慣，遂由中亞外傳，遍達各地。即中國亦深受其影響。

塞西安人及薩爾馬希安人既發明騎馬，在衣飾上遂亦產生一大改革；蓋彼等爲便於馬背乘騎之故，遂創用袴（trousers）及袴也。

當吾人研究古代史時，發現一切上古民族所服用者，皆爲寬大之袍及輕巧之履屨。如古代之埃及及蘇馬里安人（Sumerians）巴比倫人，亞述人，印度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乃至非洲、美三洲之古代土著，若不知有袴，亦不知有袴。穿袴及袴之習慣，實始於中亞之塞西安人及薩爾馬希安人，其後始由彼等傳至世界他處。

穿袴及袴即吾國史籍中所謂「胡服」也。馬背乘騎，即吾國史籍中所謂「騎射」也。我國之「胡服騎射」，傳始於趙武靈王（公元前三〇七年）。○惟趙武靈王云：「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尙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按吾國三代之闕，春秋戰國之秦、趙，皆興於西北，與所謂戎狄爲鄰，而吾國古代人民之習於騎馬，實始於周及秦、趙，此觀於穆天子傳、詩、左傳及史記周秦諸本紀、趙諸世家，皆顯然可見其消息。如周穆王，如秦、趙之祖，皆與馬有特別密切之關係。周及

以言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人社會組織，則其中部族林立，各有世襲之酋長。薩爾馬希安人尤為散漫，惟塞西安則曾有部族聯合之組織，建成一大帝國，其下分四大部 (Province)，部又分成若干區 (name)，每區有一總督 (nomarch)。但此等總督，並不由中央委派，僅以當地之原有酋長任之。國王及各部族酋長之繼承，皆採世襲制。但彼等並無確定之「長子繼承法」，任何一子，皆可繼承其父，且常以弟繼兄，而不予承父。任何君主亦可以其領土分配於諸子，幼子所得往往特多。

此等國王及部族酋長，常自居於天神苗裔，而彼等之主要任務，即為在戰爭中領導人民。希羅多德史中，曾述及彼等之戰略，極富機動性，略謂塞西安人及薩爾馬希安人在本質上常為不規則之騎兵，並採取最適合於騎兵之戰略。彼等力求避免正式的固定作戰，在敵人之正規軍到來以前即自動引退，然後進而擾亂敵人兩翼及後方，或誘敵前進而加以伏擊。

希羅多德又言，當塞西安人殺死敵人後，先飲其血，然後割取其頭，以為分取戰利品時之證物。且常剝取死敵之頭皮，縫製外套，並以其頭殼為「飲器」。按史記大宛列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又刺客列傳亦云：「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此誠一極重要之「文化相合性」也。

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人之家庭，採嚴格之父系制 (patrial system)，其貴族往往多妻，平民則以一妻為常。希羅多德又云，有一塞西安國王，於其父既死之後，曾與其後母結婚。此俗蓋亦與匈奴及烏孫同也。

塞西安人極迷信，對於疾病之發生，往往以為由於巫穢，而召術士治之。人死，即將死者裝入車中，巡行於其生前之一切友人間，其友須為之設饗致祭，如此者四十日，始就葬。葬後則參加者均行一種「潔身式」(purification)。王族及貴族之葬禮，更為盛大，且常以生人及馬殉葬。此皆希羅多德所述也。希羅多德又曾述及薩爾馬希安族之馬薩該達人，謂馬薩該達人對於年老者，往往不聽其自然死亡，而加以人工之殺害，並以其肉與牛肉一同煮沸，大開筵宴，苟有因疾病而死亡，則將視為不幸，而棄去其屍體。此一關於馬薩該達之傳說，其可靠性固甚可疑，但殺害老人之事，野蠻社會中往往而有，即在古代中國，亦有其痕跡。

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人為多神主義者 (polytheists)，信仰多數之男神及女神，惟其中之馬薩該達人則僅信奉太陽神，此或係受波斯

影響之故。而塞西安諸神中之最高貴者，為一女神，即「最高母神塔別梯」(Tabiti, the supreme mother goddess)是也。按古代之小亞細亞一帶，皆信奉「母神」，塞西安亦然；而吾國古史如穆天子傳中曾提及「西王母」，史記大宛列傳亦云：「安息長老傳聞，候枝有弱水，西王母」又皆與西方有明。其間或不無聯繫也。^{②③}

最後，更一述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之藝術。就近代考古學之所得而觀，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人實有高度之藝術性，彼等能以收希臘及波斯之影響，而其本身製造品又能別具體裁及風格。

自古墓中發掘所得之塞西安藝術品，多數係附加於衣服上或馬具上之金飾，其特色為帶有極特別之動物圖案。此等動物圖案，對於後來之歐洲藝術及中國藝術皆有重大影響。^{②④}

蓋塞西安及薩爾馬希安人一方面為游牧民族，一方面又極善經商，故其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之占有重要地位，實為自然之趨勢也。^{②⑤}

①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四卷一七節；Josephus 著 Bellum Judaicum, VII, 7, 4.

② 參閱 Rothe, "Skythen-Anthropologie" in *Albert Reulikerion der Vorgeschichte, Sogthians and Greek*, pp. 159, 200.

③ 參閱 Kretschmer, "Syrthae," "Sarmatae," *Panly Wissowa Realencyclopädie des Classischen Altertums*.

④ 參閱 Lafebvre de Brocques 著 L'Altéologie, pp. 9 ff.; (Childs 著) *The Aryans*, p. 83;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第三頁。

⑤ 參閱 Hippocrates 著 De Aëribus, Aquis, Locis; Sythians and Greek 第一五九及二〇〇頁插圖及 *Fest* 著 *Die Kultur der Indogermane*.

⑥ 見 *史記通鑑世家*.

⑦ 見 *日知錄*卷二十九。

⑧ 柏爾著 *民族學* 卷二十七及第三十一，可供參考。

⑨ 參閱 *Sogthians and Greek*, pp. 62—66.

⑩ 參閱上書七三頁。

⑪ 參閱希臘多德史。

⑫ 見 *漢書西域傳*。

⑬ 參閱希臘多德史第四卷。

⑭ 參閱上書第四卷。

- ① 參閱上卷第四卷。
- ② 參閱上卷第四卷。又史部匈奴列傳及大宛列傳。
- ③ 參閱希臘多國史第一卷二二六節。
- ④ 參閱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馬長壽著中國古代花甲生誕之起源與再現。
- ⑤ 參閱希臘多國史第四卷。H. R. Hall 著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 ⑥ 參閱 G. Bor vikke 著 Scythian Art & Rostovstef 著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 ⑦ 參閱 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 第一四三頁及第八、七兩章。

七 巴克特里大夏及波斯安息集團之文化

吾人論述古代中亞北部塞西安薩爾馬希安集團之文化既畢，更進而探討其時中亞南部巴克特里大夏及波斯安息集團之文化。

巴克特里人及索格底人等，其種族亦屬印歐族，其語言亦屬伊蘭系，其文化亦具有騎射穿袴等特性，此皆與北方之塞西安薩爾馬希安人相同。然巴克特里之文化生活，亦如其政治生活，所來自伊蘭高原及希臘之影響，遠較他處為深，其與伊蘭區域尤為不可分割。

古代中亞南部之文化，有一重要中心，即祇教是也。祇教之創立者為左羅亞斯脫 (Zoroaster)，關於左羅亞斯脫之年代，學者異說紛紜，莫衷一是。主張其生於公元前九〇〇年以前者，有 Meyer, Tiele, Gray, Gung, Dhalla, Bartholomae, Wesendonek 諸氏。主張其生於公元前第七及第六世紀者，有 Jackson, Hart, Herzfeld, Olmstead, Fiolgi, Leumann-Haupt, Hertel 諸氏。關於左羅亞斯脫之生地，或在米底亞 (Media)，然而無論如何，祇教之發展成長，則無疑地在伊蘭東部及巴克特里附近之地。當亞契門尼特朝之波斯帝國（公元前五六一—三三〇）征服並統治東伊蘭及巴克特里時，祇教遂漸成為整個波斯之國教。而古代埃及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希臘之文明，亦自伊蘭高原源源傳入巴克特里一帶。

及公元前第四世紀末葉，亞歷山大大帝統一亞洲西部，於是東起巴克特里，西迄敘利亞，皆化於大希臘。亞歷山大崩，繼之以塞琉卡斯帝國。其後大夏、安息，分別脫離塞琉卡斯而獨立。然大夏之統治階級，皆希臘人也，故大夏幾可謂為完全希臘化之國家。同時印度佛教文化，亦即北傳入於大夏，於是融合希臘文化與佛教文化之犍陀羅派 (Gandhara School) 藝術遂興起於大夏、印度交界之處，其後竟廣被於中國及亞洲東部各地。惟安息則當獨立之初，所受希臘影響尚深，然不久之後，希臘影響即漸衰落，而古代之波斯傳統，復興於安息全境，祇教之勢力亦日

盛矣。

歐教之經典，曰阿吠斯陀 (Avesta)。阿吠斯陀之成書，歷甚久之歲月。大約其中詩篇部分 (Gatha 或 metrical portions) 完成於左羅亞斯脫 本人，其時間早於亞契門尼特朝 文篇部分 (Prose portions) 之完成，則當在亞契門尼特朝 之後期及安息建國 之初期。而關於古代伊蘭 東部及巴克特里 人民之生活，即可從阿吠斯陀 觀察之。

由阿吠斯陀 所述，可知太古時代巴克特里 一帶之人民，其生活農業與畜牧並重。詩篇成書較早，其中即將「牧者」與「農夫」並稱，而「田莊」及「畜羣」亦往往並舉。然其後隨時代之進展，農業日形重要，於是中亞南部 之人民生活，遂與北部 之塞西安薩爾馬希安人 有顯然之歧異。

阿吠斯陀 時代中亞南部 人民之農業生活，已脫離「鋤耕階段」而入於「犁耕階段」，彼等並已熟知灌溉之術。其主要穀物，有小麥、稷及大麥。直稻及葡萄亦已種植，且常以葡萄釀酒。

至於彼等之居室，多數為日光曬成之磚所造平頂小屋，且常聚居而或村落。衣服或以皮製，或以羊毛織成。彼等亦常佩用飾物。彼等之武器及鎧甲，多與北方 之塞西安薩爾馬希安人 相同。惟鎧甲之使用，以中亞南部 為尤早。

阿吠斯陀 時代中亞南部 人民之社會組織，行絕對王政，王權 甚大。阿吠斯陀 中稱國王為 Kerdaita，即現代「沙王」(Shah)。「辭」之所由起，惟當時神權亦重，訴訟事件，往往由教士 決之。其初社會上分三階級，即僧侶、戰士及農民是也。後來因工業之進步，更增加一工人階級。四階級之劃分，頗與印度 相似，惟印度 各階級絕不相通，而巴克特里 及伊蘭東部 之古代人民，則除僧侶外，其他三階級之分子皆可互為轉換，不受限制。

關於婚姻制度，阿吠斯陀 中甚獎勵結婚，且不禁一夫多妻，相傳左羅亞斯脫 本人即有三妻。離婚亦不禁。彼等且通行血族結婚，兄弟與姊妹、叔父與姪女乃至母子結婚，往往有之。

疾病亦以巫醫治之，死者棄屍於野，以供禽獸之食，而嚴禁葬埋。

左羅亞斯脫所創之祇教，「南梁、北魏間始名聞於中國，北朝帝后有奉事之者，謂之胡天。西曆六百二十五年大食國滅波斯，占有中央亞細亞，祇教之移住東方者遂衆。唐初頗見優禮，兩京及積西諸州皆有祇祠，祇字之由來，即起於此際。會昌五年（西八四五）武宗毀佛，斥外來諸教，火祇與大秦，均受株累，武宗沒，禁漸弛，五代兩宋，祇祠猶有存者。」^②

祇教與我國，既有如此一段因緣，故吾人於此，特將祇教教義，附言一二。

左羅亞斯脫之於祇教，與其謂為新宗教之創立者，毋寧謂為舊宗教之改造者。蓋太古之伊蘭人，本有其宗教信仰，彼等將神人分為若干羣，其中有一羣稱為台伐斯（Daevas），另一羣稱為阿火拉斯（Ahuras），及左羅亞斯脫出，遂加以改革，認台伐斯為惡魔，為一切罪惡之源，而阿火拉斯則為真神，為教主。阿火拉斯羣中本來包括若干神人，其後更變而為嚴格之神教，此一大神，即阿火拉馬施大（Ahura Mazda）是也。阿火拉馬施大之下，更有若干天使，而與阿火拉馬施大對抗者，則為惡魔之首安格拉梅幽（Angra Mainyu）宇宙間一切善惡，即由阿火拉馬施大與安格拉梅幽爭所致。彼等相信最後之時，善神必勝，惡魔必敗。^③

祇教往往被認為與「太陽崇拜」相同，實不盡然。阿吠斯陀中，僅謂：「太陽為阿火拉馬施大之眼，」「太陽為阿火拉馬施大之身」而已。然太陽既為光明之象徵，則其地位自頗崇高。次於太陽者，為火，火曾被稱為「阿火拉馬施大之子。」故一切之火，皆視為神聖不容侵辱。早期之祇教無寺院，即以燃火之壇代之。此外，祇教並信奉最後裁判、懲善獎惡及天堂、地獄等觀念。

祇教教律甚嚴而繁雜，故其傳播，不能謂為甚廣；然當吾人旅行於今日之蒙古等地，猶得見拋棄屍體及尊火等之習慣，蓋皆受祇教之影響也。^④

① 參照 Strabo 著 *Reorum Geographiarum*；K. Gauthiot 著 *Essai de Grammaire Sogdienne*；及希羅多德史第七卷。

② 參照 Jackson 著 *Zoroaster*；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V, P. 616；及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p. 466—467.

③ 參照 B. Laufer 著 *Sino-Iranica*

參照 A. Foucher 著 *L'Art Gréco-oriental en Gandharra*；L. Poissin 著 *L'Inde aux Temps des Matriyas et des Barbares*；pp. 241 ff.；G. N. Hanauer 著 *H. Iconism in Ancient India*；及 *東洋歷史大辭典*第三册 卷之三 一—六條。

④ 參照 Meyer 著 *"Persia—Ancient Hist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Tarn, "Parthia"；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X, 590.

⑤ 參照 G. Brown 著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 I, Geldner, "Avesta Literature"；Geiger-Kuhn,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II, 28 ff.

④ 阿史蘭陀志本有：Avesta, edited by K. Geldner, *Le Zend Avesta*, translated by J. Darmstadter, *Die Götter der Avesta*, translated by G. Bartholomae, *Avesta, die Heiligen Bücher der Parsen*, translated by F. W. G. H.

⑤ 見阿拉伯著大食徵入中國考。

⑥ 參閱 Geldner, "Zoroaster,"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⑦ 德國 J. J. Schmidt 著 *Formbungen im Gebiete der Altröm. Religionen, Politischen und Literari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der Völker Mittel Asiens*, p. 147; P. Pelliot 著 *Influence Iranienn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 Orient*, *Rev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Religieuse*, 1912, pp. 97 ff.

八 後 論

漢代以前之外西域，一純粹白種印歐族人之世界也。然當漢武之世，黃種之中國人及匈奴人即已開始向西大舉發展勢力，侵入中亞一帶。東漢大將竇憲等破北匈奴，北匈奴西遁，其一支直入歐洲，間接促成羅馬帝國之崩潰；又一支轉而南下，即所謂白匈奴者是也。公元第五世紀，西西域之地，幾全受匈奴控制。第六世紀以後，雖有中亞之匈奴勢力，又為突厥所代。七世紀大食崛起於西，李唐勃興於東，皆頗以兵力爭中亞之霸權。此時印歐族人，衰微甚矣。大食雖白種，然屬塞姆族 (Semites)，有異於印歐。八世紀後，唐與大食俱衰，而突厥仍強大。及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盛時，突厥雖一時雄伏，然未幾蒙古式微而突厥復興。當十五世紀鄂多曼突厥帝國 (Ottoman Turkish Empire) 之盛世，儼然世界之雄。鄂多曼衰而印歐族之俄英兩帝國，復挾科學文明之利器以發展其控制力於中亞，後雖數歷滄桑，然大勢未變，以迄於今焉。

(三十年一月二十九日附誌，時先生年六十五矣。)

附注：本文取材，多根據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暨 *Scythians and Greeks* 三書，又承傅東華、金子敬、姚紹華三先生校讀，一過有所改正，均此致謝。